

军眼观察

近年来北约在欧洲举行的军事演习给欧洲安全环境带来重大影响,同时反映出其自身面临的诸多难题——

北约陷入“走钢丝”窘境

孔刚

军眼聚焦

近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北约多国军事部门造成的冲击与压力原计划从2月底一直持续到6月底的“欧洲捍卫者-2020”军事演习按下“暂停键”。此次演习是北约冷战后组织的最大规模联合军演之一。北约近年来举行的众多演习给欧洲安全环境带来重大影响,同时反映出其自身面临的诸多难题。

威慑与对话之间的平衡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北约国家认为俄罗斯应当为危机承担重要责任。随着危机蔓延到东欧更广大地区,以及在波罗的海三国等北约新成员国中出现恐慌情绪,北约对俄罗斯的指责一再升级。

凭借冷战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北约对于威慑强大的东方对手不乏手段,演习是其重要一环。近年来,北约举行了数十场大规模军事演习,2018年底在挪威附近举行了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然而,演习的风险很大,特别是在双方大规模、近在咫尺的实弹演习中,擦枪走火的后果不堪设想。在演习地域比较狭小的东北欧波罗的海附近,包括地缘战略位置敏感的加里宁格勒周边地区,俄罗斯对每场演习都严密监控。在此情形下,如何在利用演习威慑对手的同时与之保持沟通和对话,是北约必须拿捏好的一个平衡。

实际上,北约在威尔士、华沙以及布鲁塞尔峰会期间,均强调了与俄罗斯保持沟通和对话的重要性,即所谓“威慑与对话”并举的“双D”政策。虽然常态化演习加强了北约军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存在,但北约并没有用永久驻军来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而是由主要盟国牵头轮流调防。此外在2016年华沙峰会后不久,北约与俄罗斯理事会的大使级会议如期召开,双方展开了及时的沟通与交流。

强硬与温和之间的平衡

北约内部存在以美国、波兰为代表的“强硬”派,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温和”派,如何维持两派间的平衡成为北约面临的一大难题。



“温和”派,如何维持两派间的平衡成为北约面临的一大难题。

冷战结束后,由于利益关联以及战略思维上的差异,美国与德法在对俄政策上渐行渐远。在北约不断东扩的进程中,德法等国一直努力阻止同盟扩大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尽管俄罗斯与欧美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关系遭到难以逆转的影响,但德法一直努力控制其受损程度,两国还积极参与明斯克进程并斡旋俄乌关系。2016年北约在波兰结束为期10天的规模军事演习后,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批评北约在东欧举行军事演习等类似举动,可能导致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

但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在对俄罗斯“威胁”的感受上,东欧侧翼盟国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与西欧国家是不同的。如今俄军强大的战略机动与突防能力,以及在与北约严重对峙时期出现的俄军能短期内“拿下”华沙等地的言论,确实令东欧盟国寝食难安。波兰希望北约盟军在在东欧演习为契机,进一步升级为永久驻扎。这显然违反了1997年《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的精神,遭到德国、法国的坚决反对。波兰推动北约在乌克兰

西部举行的“晴空-2018”等演习,德法两国均未参与。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间的平衡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安全环境愈加复杂与多样化。在中东、北非乱局难解尤其是叙利亚战乱的影响下,大批难民涌向欧洲,恐怖主义也随之乘虚而入,欧洲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

对于濒临地中海的北约成员国而言,如希腊、意大利、法国等,与东欧地区面临的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压力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压力更加紧迫与真实。因此,尽管早在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便启动了“地中海对话”等安全合作机制,但南欧国家依然对近年来北约将大量安全防务资源投入东欧感到不安与不满,更是不愿北约被东欧国家所“绑架”。同时,意大利等国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能源合作关系。

在此情况下,意大利、西班牙等成员国在参加北约在东欧地区演习的同时,也要求同盟重视他们的安全关切。

如2015年11月举行的“三叉戟接点”演习就构想了北约在战略、战役以及战术层面可能面临的各种传统或非传统挑战,要求北约能够有效地保护并防御演习构想中的弱小国家并使其强大邻国的企图受挫。在具体任务方面,演习设置了高强度联合作战、导弹防御、网络战、平民保护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多项内容。2016年后,在意大利等南欧盟国的推动下,北约更是与欧盟合作实施“海上卫士”行动。该行动实质上是将对相关演习中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项目常态化,以充分满足地中海沿岸盟国的安全需求。

中立与结盟之间的平衡

在北约与俄罗斯军事对峙的同时,瑞典与芬兰这两个北欧中立国并非看客。尤其是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瑞典在评估冷战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本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以及自身武装力量建设和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参加北约演习甚至是主导其中的一部分演习,加大了与西方军事同盟的合作。

瑞典参加的主要是北约的“寒冷反

应”系列演习,该演习模拟在高纬度地区与强大对手的抗衡。随着近年来北极地区安全话题的升温,在北约与俄罗斯紧张关系的牵引下,该演习的指向性更加明显。长期以来,瑞典与北约在防务领域中的技术性合作始终存在,“寒冷反应”演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近年瑞典等国民众希望改变中立状态的呼声已达到历史新高,对官方政策产生很大压力。然而,就欧洲安全环境而言,新形势下的“北欧平衡”至关重要。北约应继续保持其中立国的审慎态度,避免推动他们做出有害欧洲整体和长期安全的错误举动。

总而言之,北约近年来频繁举行的军事演习,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北约面临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既涉及北约内部,也涉及北约与对手,以及北约的合作伙伴。这些矛盾的存在,源自实力的不均衡,理念的多样化,以及利益和政策诉求的高度多元化。要维持上述的诸多平衡实属不易。不过,冷战后北约的过度扩张,是这些挑战的催化剂,或许北约应对其深入反思。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上图:北约在挪威及其周边地区举行“三叉戟接点2018”联合军事演习。资料图片

「一箭三雕」背后有「三难」

德国打包采购三种类型军机

海镜

三是尽力维系整体空中作战能力。“台风”虽是欧洲多国共同研制和生产的一款机型,但德国参与很深,且已装备两个批次,续购可保持其主力战机更新的连续性。“超级大黄蜂”和“咆哮者”则可弥补“台风”在核搭载和电子攻击领域的欠缺。

不过,军购“一箭三雕”的表象,并不能带来“皆大欢喜”的结果,倒是谨小慎微反复权衡后的无奈之举,暴露出德国难以摆脱二战造成的微妙国际地位和角色定位,更无法掩盖德国自身的左支右绌。

一是德国政军两界意见相左。F-35目前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战斗机,特别是其隐身性能明显优于“台风”,故而吸引欧洲多国竞相订购,在德国军方内部也颇受欢迎。然而,推动“欧洲防务自主”和充当“欧洲的德国”的理想抱负,最终压倒了军事“刚需”;德国执政联盟各党派和国防部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购买“台风”,并引进在国际市场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超级大黄蜂”和“咆哮者”;德国联邦国防军空军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总司令米纳尔,因“明显偏好F-35”,愤而于2018年提前离职。

二是德国空军战备水平愈发堪忧。这次战机换装选型,将令德国联邦国防军空军延续二战后的低调;德国空军进入21世纪前,一直在靠翻新了雷达的几十架老式F-4撑门面;即便2002年换装“台风”,选的也是配置最低的版本,仅有基本的对空作战能力。这样的导向,再加上德国政界更关注维持福利体系和接纳消化中东难民,媒体屡屡爆出德军各军种主战装备“可用率再创新低”,也就不足为怪。舆论对于“曾有辉煌战绩的德国空军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的质疑,恐将持续存在。

三是航空工业后劲乏力。碍于历史包袱,德国二战后迄今没能独立研制和装备任何一款主力战机,一直走“外购联合研发”路线。尽管为保持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德国政府这次咬牙购买90架“入伙”研制的“台风”,但其航空工业毕竟缺乏需求,难以扭转萎缩之势。

翘首以盼“新鲜血液”

——俄罗斯黑海舰队实力盘点

海镜

近日,俄罗斯军方宣布:黑海舰队将列装1艘排水量约4500吨的戈尔什科夫级驱逐舰。这款俄冷战后建成的最先进的主力舰,延续了俄系战舰的“重火力”设计风格,搭载有“口径”巡航导弹与“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可有效反制大型舰船和驻罗马尼亚美军。

黑海舰队虽是俄唯一拥有常年不冻港基地的“最幸运”舰队,却被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3个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格鲁吉亚2个亲北约国家环伺,肩负着抵御北约挤压俄战略空间的艰巨使命。面对北约军力特别是美第六舰队在黑海地区的频频异动,俄黑海舰队如今的实力不容乐观,愈发对“新鲜血液”翘首以盼。

作为核心力量的大中型水面战舰纷纷以“超高龄”“退休”,舰队正处于无大舰可用的窘境:排水量1.25万吨的老牌光荣级巡洋舰、旗舰“莫斯科”号处于大修状态已近3年;服役长达46年、排水量8000吨的卡拉级巡洋舰“刻赤”号于2020年2月正式退役;在役51年、排水量4700吨的卡辛级驱逐舰“敏捷”号已定于2020年7月改建为博物馆以“颐养天年”。

即便是“中等个头”,2艘上世纪80年代建造、排水量3400吨的克里瓦克级护卫舰,都已多年未升级改造,3艘排水量约4000吨的格里戈洛维奇级已算是仅有的“顶梁柱”。尽管俄加速为黑海舰队添置家当,但近年补充的新舰规模和数量仍不够“给力”,

以吨位较小、导弹搭载量仅为个位数的导弹艇居多。7艘有“大洋黑洞”之称的基洛级常规潜艇虽然威风凛凛,但黑海舰队目前的2.3万现役官兵和约90艘各型舰艇,综合实力尚不及其在巅峰时代的1/4。

尽管预算的常年低位运转严重制约硬件更新,有230多年悠久建军史的俄黑海舰队仍“老而弥坚”;它源自号称“俄海军始祖”的沙俄亚速海舰队,历经克里米亚战争、一战和二战中的三次悲壮沉没而又屡屡浴火重生,在俄海军各舰队中资历最深,实战经验最丰富。识识各路强敌的俄黑海舰队水兵,锤炼出了强悍的“海军陆战能力”,以光辉的“陆战史”闻名于世,也为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港

打出了“英雄城市”的荣誉称号。

从车臣战争中舰队以海军陆战队痛击恐怖分子,到乌克兰危机中接连完成封堵与劝降乌海军舰队、肃清驻克里米亚乌军、遏阻北约军舰靠近等多项任务;从舰队下属岸防部队以大杀器“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把美国军舰屡屡吓”出黑海,再到为硬闯刻赤海峡的乌克兰军舰划“红线”……俄黑海舰队以一系列令人惊讶的表现,传承着过硬战斗本领和“敢于亮剑”的意志。

下图:2020年1月9日,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黑海海域,俄罗斯舰船参加演习。

新华社发



美国麦克迪尔空军基地——

“多面手”角色或将常态化

张驰 手 澄

兵史地志

近期,伴随疑似枪击案和军用运输机迫降等突发事件接踵而至,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美军空军建立与发展的见证者,备受外界关注。

麦克迪尔空军基地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始建于1941年,拥有一条长约3800米的飞机跑道,可起降包括C-17、KC-135在内的多型号军机。作为一座存在近80年之久的军事设施,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在支援美军作战行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

二战初期,麦克迪尔基地的战机主要负责墨西哥湾东部海域的反潜作战任务。后来,麦克迪尔基地还担负起培训本国轰炸机飞行员的重任,并由配备B-26中型轰炸机的第21轰炸机大队负责具体实施。统计显示,整个二战期间,在该基地接受培训的轰炸机组人员数量不少于5万人。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麦克迪尔基地被整体移交给已独立成军的美国空军。

冷战初期,由B-29组成的3个轰炸机中队由麦克迪尔基地转场冲绳嘉手纳基地,并参与了朝鲜战争;20世纪60年代,随着基地管理权由战略空军司令部移至战术空军司令部,基地主战机型由轰炸机转向战斗机。在此

后30多年,先后有F-84“雷电喷气”战机、F-16“战隼”战机在该基地服役。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获得麦克迪尔基地的管辖权,配备KC-135空中加油机的第6空中机动联队,以及配备C-37A“湾流”飞机的第310空运中队进驻该基地。此后,基地的主要职能出现相应调整,一是为美军联合司令部提供作战支援保障;二是为战区最高指挥官提供空运服务。1994年底,麦克迪尔基地作为主要中转站,参与了美军针对海地发起的所谓“支持民主行动”。2019年9月,基地职能开始聚焦于为各型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与此同时,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所在地,麦克迪尔基地见证了美全球反恐政策的演变。美前总统奥巴马曾两次造访该基地并发表反恐政策演说,呼吁组建针对“伊斯兰国”的全球反恐联盟;特朗普也将麦克迪尔基地作为其就职总统后视察军队的首选地,并高调宣称将把极端分子拒于国门之外。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布局迎来深刻调整,尤其是大批美军从中东反恐前线回撤至美国本土,麦克迪尔基地的职能与定位将面临更大调整,但其扮演的“多面手”角色或将常态化。